

政治与社会哲学丛书 | 主编 李建华 左高山

# 民主的改造

—— 杜威政治哲学辨略

董山民 著



MINZHU DE GAIZAO

湖南大学出版社

政治与社会哲学丛书  
丛书主编 李建华 左高山

# 民 主 的 改 造

——杜威政治哲学辨略

董山民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约翰·杜威的古典实用主义为视角对民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重建。与传统民主观不同的是，杜威基于经验自然主义对民主的论述涵盖了知识论和社会学两个重要维度，从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经济民主等方面拓展了民主的内容，让理性商谈、合作分享、责任共当成为民主的应有之义，民主政治被重新赋予了道德灵魂，美德传统强势回归。在全球化和后资本主义时代，杜威对民主的改造尤其显得弥足珍贵，意义非凡。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的改造：杜威政治哲学辨略/董山民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 - 7 - 5667 - 1035 - 2

(政治与社会哲学丛书)

I. ①民… II. ①董… III. ①杜威, J. (1859—1952) —政治哲学—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712.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9086 号

---

## 民主的改造——杜威政治哲学辨略

MINZHU DE GAIZAO——DUWEI ZHENGZHI ZHEXUE BIANLUE

---

作 者：董山民 著

丛书策划：雷 鸣 祝世英

责任编辑：罗红红 责任印制：陈 燕

印 装：长沙利君漾印刷厂

开 本：710 × 1000 16 开 印 张：13 字 数：248 千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667 - 1035 - 2/B · 103

定 价：38. 00 元

---

出 版 人：雷 鸣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 - 88822559(发行部), 88821174(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 - 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luohh@hnu.cn](mailto:pressluohh@hnu.cn)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 政治与社会哲学丛书

## 学术委员会

主任：李建华  
委员：陈一壮 丁瑞莲 冯周卓  
高恒天 蒋美仕 吕锡琛  
刘立夫 孙明湘 左高山

## 编 委 会

主任：左高山  
委员：周谨平 雷 良 阳建国  
董山民 徐 陶 高 帆  
谭忠诚 彭立静 米满月  
杨 俊 欧阳建平

# 序 言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最高的智慧。它思常人之所不思，立凡夫之所不立，故有人云，哲学应该在远离“实在世界”的地方运作。西方认识论、逻辑学、形而上学多循此进路。但是，举凡哲学家，莫非凡人，哲学家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如鱼之与水，不可须臾离也。从哲学发展史而言，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康德的传统里，哲学家与现实世界的距离并非遥不可及；即使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哲学虽是由“语言游戏”汇流而成的大河，但“生活形式”正是“语言游戏”的河床；胡塞尔则直接指出，“生活世界”是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样式的意义之根源，欧洲科学与人性的危机，正植根于人们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当代哲学应该回归“生活世界”，追寻生活的意义。

当代哲学，无论是伦理、政治，还是社会哲学，关注的焦点正是共同的人性和处理人类事务的普遍原则。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柯恩诸公，致力于探寻潜藏于人类社会政治规则背后的普世原则、追索美德的普遍本质，乃是此一“面向生活世界”哲学路线的坚定实践者。然而，他们的主张预设了存在着可适用于不同社会类型的抽象原则，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结构的差异，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遭到了现实主义哲学家的激烈批评。哲学发展的这种曲折历程告诉我们，哲学家理应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要立足于时代潮头，又要关注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语境，体悟时代之精神，反思人类之命运。

梁任公有言：“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

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弹指一挥间，21世纪的头十年已经成为历史。在新的世纪里，“民族复兴”“大国崛起”“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观”等概念，滥觞于中华大地，成为时代的文化符号。我辈学人，聚焦于“政治与社会哲学”，自当深思其玄妙，力求“思”以成“潮”，为丰富我国哲学文化尽绵薄之力。“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我们既希冀丛书的出版能抛砖引玉，亦恳请学界先进不吝赐教，期待着中南哲学的进步，也憧憬着中国哲学的繁荣。

中南大学哲学系同仁 谨识  
2014年12月于岳麓山下

# 目 次

## 绪 论

### 第一章 杜威式民主的定义和证明

第一节 杜威式民主的定义 .....	28
第二节 杜威式民主的知识论证明 .....	33
第三节 杜威式民主的社会学证明 .....	41

### 第二章 杜威式民主的主体

第一节 方法问题 .....	51
第二节 个体与民主 .....	57
第三节 共同体与民主 .....	64

### 第三章 杜威式民主的内容

第一节 参与民主 .....	75
第二节 协商民主 .....	84
第三节 经济民主 .....	92

### 第四章 杜威式民主的镜像

第一节 李普曼精英主义民主.....	106
第二节 熊彼特程序主义民主.....	118
第三节 拉米斯的激进民主.....	129

### 第五章 杜威式民主的效应

第一节 全球资本与民主.....	141
第二节 多元文化与民主.....	151

### 第六章 对杜威式民主的批判

第一节 民主参与的价值和成本.....	161
第二节 合作还是冲突.....	172

### 参考文献.....

### 后 记.....

# 绪 论

## 一、杜威与民主的改造

约翰·杜威（1859—1952）是美国古典实用主义三杰之一。在几近一个世纪的生涯中，杜威经历了美国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包括出生伊始时美国爆发的南北战争、19世纪末美国对外扩张的战争、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可以说，动荡而艰难的时世铸就了杜威这位伟大的美国智识的导师和美国人民的良心。1949年，在杜威90华诞庆典仪式上，约翰·霍姆斯这样评价杜威的性格和事业：

杜威既属于宗教，也属于哲学和教育，但更属于公共事务这个伟大的领域。虽然他没有任何政治职位，也不支持任何党派运动，但是，约翰·杜威完完全全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的力量，给所有为人类争取更多自由和完美生活的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的领导才能一直就体现了一个崇尚民主、推进民主启蒙和进步的自由主义者的领导才能。他从没有放弃对人类事业的追求，总是处在运动的前列，把自己的大名作为一面所有向前看的人可以求助的旗帜。<sup>①</sup>

因为这些理由，霍姆斯说，如果要他说出当今5个最伟大的美国人，那么，说出第一个很简单，那就是约翰·杜威。

杜威敏锐地抓住了美国经验，刻画了美国人的智识性格。在漫长的思想磨砺和写作生涯中，杜威为美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除了在教育领域，杜威“实验教育”自成一家并长期在美国发挥主导作用外，在哲学领域，杜威取得的成绩也相当可观，非常人能及。其经

<sup>①</sup> 简·杜威等著：《杜威传》，单中惠编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12页。

验形而上学、工具主义知识论、美学理论、道德学说等为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哲学舞台提供了重要的对话契机和思想资源。70 年代末以《哲学和自然之镜》崛起于美国、甚至世界哲学界的新实用主义的旗帜人物理查德·罗蒂以杜威为自己的哲学英雄之一。他曾说：“从黑格尔哲学发展而来且与马克思哲学相似的这个历史主义哲学观，使得杜威不如皮尔斯和詹姆斯那样在分析哲学家中受到欢迎。他出于爱国热情对美国政治和社会问题表现出来的强烈关切也限制了那些哲学家对他的工作的兴趣。不过，正因为他对历史主义具有自我意识，我认为，杜威成了这样一位古典实用主义者，从长远看来，他的工作具有极大的价值。”<sup>①</sup> 正因为如此，本文选择杜威及其民主思想来切入当代主流民主理论的批判性研究。做出这个选择的另一个理由是：杜威的民主思想具有丰富的现代意义，这种现代意义不仅体现为杜威民主思想本身内涵丰富，而且不难发现，在当代民主理论大家达尔、萨托利、奥唐纳那里，人们都能捕捉到杜威思想的痕迹。当代的民主实践，特别是美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仍然没有达到杜威的期望目标。这说明在美国，人们仍然没能充分理解杜威对民主的改造，并在实践中予以彻底推行。

理论上，很多政治哲学家怀疑，作为一位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民主”<sup>②</sup> 到底或者究竟能不能为当代政治哲学提供启示？换句话说，杜威对民主的实用主义改造路径和效果究竟如何？持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认为，实用主义主要是一种哲学理论，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当代政治哲学主流相比，很难算得上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独立的政治哲学流派。的确，杜威本人并没有专门就实用主义领域中的民主问题写过类似于《经验与自然》《确定性的寻求》《逻辑：探究的理论》那样的著作；但是，人们发现，杜威之所以被冠以民主哲学家的称号，更多是因为，在杜威洋洋洒洒的著作中自始至终贯穿着民主精神。从 1888 年的《民主伦理学》到 1939 年的《创造性民主：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无不如此。可以说，民主是杜威之道一以贯之的红线。在很多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杜威的一生是为民主而奋斗的一生。他的思想，无论是形而上学、知识论、教育学、美学，还是政治学、社会哲学，都充满着为民主呐喊的声音。约翰·斯图尔这样定格民主在杜威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sup>①</sup> 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黄勇编，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3 页。

<sup>②</sup> 坎宁安说：“此处所谓的民主实用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民主理论（像参与民主理论或古典多元主义那样），倒不如说是一种思考政治的方向，它将其他理论的各种元素整合了起来。”详见弗兰克·坎宁安：《民主理论导论》，谈火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10 年版，第 186 页。

杜威哲学不断地帮助人们产生出一种民主的文化。他的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哲学著述——这明显地和他的经验、探究和教育的理论相关——出现在他的生涯中相对较晚的一些作品中，例如《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新旧个人主义》《自由与文化》。然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杜威所有的哲学——对于经验、探究、逻辑、教育、道德、宗教和艺术的全面阐述——简单地说都是社会政治哲学。对于杜威来说，社会政治哲学既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认识论，而是第一哲学。<sup>①</sup>

社会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在 20 世纪晚期哲学界实践哲学转向的意义上似乎不言而喻。跟尼采、海德格尔等相似，杜威与传统哲学，或者用德里达的话说，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反对分割的二元论、追求连续性与统一性成了杜威的哲学主要态度和旨趣。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摆脱理性虚构的谵妄，回到粗糙而丰富的经验上来。在杜威、海德格尔等人看来，用理性化的方法把世界分成格子，已经使生活之泉日益枯竭。与哈贝马斯一样，杜威认为现代性并未完成，只是需要按照与启蒙理性主义不同的方式，在另外一条轨道上展开。换言之，把人对象化，进而做解剖学处理的时代应该结束。跟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强调一样，杜威认为，对人做“大写的理性”的定义和描述，需要让位于全面地、不加删减地描述人的全面性生活，即回到事物本身。杜威曾经说过，哲学研究应该从“哲学家的问题”回到“人的问题”的研究，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复兴。1946 年他为哲学家们提出这样一个任务：

哲学仍然有一个工作要做。它可能有一个任务，要考虑人现在为什么如此与人疏远。它可能提供伟大慷慨的假定；这些假定如果被用作行动计划，将给人们以明智的指导，去寻求这种方法，使现代世界实际上成为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更舒适如家庭般的世界。关于教育的、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种种生活的研究，都能协助马修·阿诺德所称的尚未诞生的新世界之产生。今日哲学所能要求的最好的工作，是从事苏格拉底在 2500 年前指定给哲学的产婆的工作。<sup>②</sup>

回到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的时代，过哲学家的生活是人的最高追求，核心就是以爱智为乐。而在杜威和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最初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被理解为动词。杜威曾经在《经验和自然》中论及哲学的形象，他认为：“哲学乃是科学结论和社会以及个人行动方式之间的联络官，筹划和努力实现

<sup>①</sup> 拉里·希克曼主编：《阅读杜威：为后现代做的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7 页。

<sup>②</sup> 杜威：《人的问题》，傅立先、邱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 页。

一切可以达成的可能性。”<sup>①</sup> 与柏拉图和笛卡儿所处的时代不一样，现在的哲学面临新的境遇。“这种情境说明了当代哲学的重要职责，这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寻找和揭露障碍的所在；要批判阻塞通道的心理习惯；要专心思考合乎现代生活的各种需要；要就科学结论对于人生各个方面目的和价值的信仰所发生的后果，来解释科学的这些结论。”<sup>②</sup> 在杜威看来，哲学的最终使命是帮助一个民主的世界获得新生。哲学的形象得到了确立，接下来，那些从事哲学思考的人就应该在科学文化成为突出背景的情境下为社会问题的理智化找到解决的现实路径。杜威自觉地意识到这一使命，并为此做出了艰苦的努力。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杜威在政治哲学及政治实践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包括《人性及其行为》《公众及其问题》《自由和文化》《经验和教育》《一个共同的信仰》在内的大量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未来的民主应该如何践行做了大胆而广泛的探索。在实际的政治社会活动中，杜威也是不遗余力，身体力行，争取公正和民主。譬如，杜威是最早访问新兴国家苏联的美国知识分子之一，20世纪30年代不辞辛劳奔赴墨西哥主持托洛茨基案的调查。

如果人们尝试阅读杜威的著作，那么，很可能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杜威的博大而简约。说杜威博大，是说杜威的关切面很广博，涉及的论题很多；而说杜威简约，则是指杜威在论及一个问题时经常有耀眼的火花，却难以演变为燎原之势。他不像康德构造的“建筑术”，苦心孤诣地论证；也不同于黑格尔，具有深邃的历史感。杜威的思考和著述具有的个性在美国国内外褒贬不一。其博大导致他的论点有些时候显得高深莫测；也由于其简约，人们感觉杜威很多地方的论述显得含糊。用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说，杜威就像一位绰约仙子，时而飘然而来、美丽非凡；时而炫目而去，难觅踪迹。美国联邦大法官霍尔姆斯曾经俏皮地说，杜威写作的方式就如同“上帝迫切地想对您解释某件事情，但却口齿不清”<sup>③</sup>。这句话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杜威的思想确实是启示性的，犹若天籁；其二，他却经常性地点到为止，没有“说清”。杜威的这种思想风格在以清楚明白为标准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是头脑不清的。讽刺性的是，就是在这种含糊不清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当代思想家直到很晚才提出或者阐发出来的思想。以杜威传人自居的当代美国哲学家罗蒂评价

<sup>①</sup>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

<sup>②</sup>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sup>③</sup> 罗伯特·威斯布鲁克：《杜威与美国民主》，王红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说：“根据我的观点，詹姆斯和杜威不仅走到了分析哲学辩证之路的前头，而且早已在福柯、德勒兹正在前行的路途终点处等候。”<sup>①</sup>就是被很多人惊为天人的维特根斯坦，其语义理论也没有走在杜威的前面，更不用说那些受到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如奎因、古德曼等分析哲学家们。斯利普说：“在写于1946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杜威提出了一个解决古德曼名之为‘反事实条件问题’的方案。”<sup>②</sup>奎因、普特南等实用主义者也高度评价了杜威的“经验”概念。奎因在《实用主义在经验主义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地说：“杜威早在维特根斯坦之前就坚持说，意义只能在语言形式的社会应用中去寻找。”<sup>③</sup>

如果说杜威在语言哲学领域已经走得很快，那么，他在政治哲学领域同样取得了那个时代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杜威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批判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令人惊奇的是，他以自己特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揭示达到了与马克思几乎同样的高度。康奈尔·韦斯特指出了两者的异同：“在马克思和杜威的思想中，突出的道德修辞就是个体性、社会自由和民主。不过，马克思的视野比杜威的思想更有抱负。前者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早期工业资本主义为什么、又是如何排除了个体性、社会自由以及欧洲和美国大多数民众的民主参与权。此外，马克思的理论优越之处在于，它来自19世纪欧洲的工人阶级，并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工人阶级是被剥削的、没有公民权的、被压迫的人。与此不同的是，杜威的写作则来自并关照工人阶级中正在上升的专业化部分和管理阶层，其同情并影响了被剥削却有公民权的美国工业无产阶级。”<sup>④</sup>在很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不是一个哲学家族中的成员，特别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实用主义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其实，倘若我们抛开先入为主的思想，认真检视一下马克思和实用主义者的具体观点，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很多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对绝对的抽象的自由主义的批判反映了这一点。马克思反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性观，反对把政治解放当作人的解放的简单做法；杜威也一样反对对人性做超越历史的抽象考察，反对政治上形式主义的民主观念。马克思和杜威一样洞察了社会的秘

---

① Richard Rorty, *The Consequence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 Minnesota: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 xviii.

② 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Volume 14*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xvi 后面凡是引自杜威著作集的，都采用简写的模式，不再对出版机构及其卷册进行详细说明。

③ 奎因：《实用主义在经验主义中的地位》，杨玉成、崔人元、陈亚军、曹荣湘等编译：《实用主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

④ Cornel West. *The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 A Genealogy of Pragmatism*.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p. 70.

密，那就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制度的安排存在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要改造这样的制度安排，实质民主才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并不是语言哲学、知识论，也不是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而是民主，这种民主是与实用主义相关的民主。建构杜威式民主，即论述杜威对民主的改造，不能离开他的经验形而上学，不能脱离他对教育的深刻理解。杜威的经验形而上学承认了交互性，这种交互性具有深刻的政治意蕴；同样的，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杜威教育观也把民主当作了人类基本的社会性行为。必须认识这一点，即民主在杜威心中远远地超越了政治制度的层面。首先，在杜威看来，民主概念的内涵远超自由。在《新旧个人主义》一文中，他说，法国民主革命的旗帜上写有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严格地说，杜威的民主概念含义非常丰富，任何简化的做法都有可能遗漏掉他想要向我们传递的多种信息，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在把握杜威的民主思想时变得举步维艰。杜威经常不加区分地把民主概念与哲学、教育、美学放在一起使用；也习惯性地在不同的语境中用不同的词汇来界定民主，譬如合作探究的理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经验的民主等等。除此以外，杜威还不经意地用单一的“民主”概念指称民主的具体形式和不同水平层次。在他的著作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他既在理想层面又在现实层面使用民主这一概念。

就在这些充满张力的论述中，人们经常会在杜威的著作中发现，当代对民主“新的理解”其实已经蕴含在杜威对民主的阐述中，譬如经济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等等。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杜威民主思想的时候常常掉入概念所指不清的境地，这增加了我们辨析概念的难度。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正是杜威对民主的理解和表达充满张力，才使得我们能够把他的思想与当代主流民主思想家的相关思想进行对照研究，从中发现各自理论的得失，进而拓宽、加深我们对民主的理解。

杜威到底在他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针对民主说了些什么呢？他对民主实施的手术与他对哲学进行的改造关联如何？这些都是饶有趣味的问题。本文在这里提出的一个看法是，杜威的民主凝聚了他对实用主义态度的精炼。用“实用主义民主”来界定杜威式民主是恰如其分的。坎宁安在《民主理论导论》一书中专有一章讨论“民主实用主义”。他对之的基本界定是：“我所勾勒的实用主义民主的定义在外延上是很模糊的，它有不同的版本，它仅仅要求存在多边互动的场所（国家、邻里、地区、贸易组织、中学或大学、城市、教堂等——简单地说，就是杜威所谓的公众或群体）。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多边互动中来，并能通过联合行动对所发生的事拥有越来越有效的控制，这种互动

场所就会变得越来越民主。”<sup>①</sup>当然，要阐明杜威的实用主义民主，就必须深入理解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他的经验概念，做和承受（doing and suffering），即经验的交互性，成为其社会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对“世界是什么”的看法，在杜威看来，不能脱离人与人的交互作用独立地得到合理的回答，同样的，我们把什么当成真理和知识，也离不开个体之间达成的实践共识。很多学者都从哲学上的本体论和知识论来探讨杜威的民主思想。

普特南在《重建哲学》的压轴篇中提出了杜威“民主的知识论证明问题”：“在杜威的思想中，我想特别加以注意的是他对民主的哲学证明，我相信人们会在其著作中找到这种辨明。我将称之为民主的认识论辨明。”<sup>②</sup>在普特南看来，杜威的民主知识论证明的要点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已经从主体反映客体这样一种二元分立的主谓逻辑走向了一种包含了认知者、世界以及对话者在内的三角关系。<sup>③</sup>这种三角关系的核心逻辑则是关系逻辑，这种逻辑关系的转换隐含着人类探究模式的转变，新的认知模式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从视觉隐喻到听觉隐喻，从个体独自认知到个体间合作探究。那种透明的主体镜子似的反映纯粹客体对象的映射模式必须被改造，而改造这种知识观的结果可以导致人类行为的重大革命，横亘在个体间的知识等级和占有真理之程度差异必然在这场革命中出现转机，知识的性质和认知如何可能的问题在达尔文主义的冲击下必然会被调整。杜威曾经特别抱怨哲学家没有充分认识到达尔文主义对哲学变革的意义，而他自己则敏锐地吸取了达尔文的思想：“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就在于他为变化原则的利益证明了生活现象，从而使这种新逻辑得以用于心灵、道德以及生命。”<sup>④</sup>并由此形成并构造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

在杜威的思想中本体论表现为经验自然主义，类似于晚期普特南提出并推介的自然实在论。杜威认识论则以工具主义的形式出现，强调知识的语境敏感性。在本体论层面，根据杜威的经验观念，世界或者对象从未离开经验而孤立存在，自然与经验只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传统认识论在杜威眼中是一种旁观者的知识论，神秘的认知者不知从什么地方进入了客体，并能准确地再现对象的

① 弗兰克·坎宁安：《民主理论导论》，谈火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91页。

② Hilary Putnam, *Renewing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80.

③ 唐纳德·戴维森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论述，参见唐纳德·戴维森：《真理、意义与方法》，牟博选编，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75页。也可以参见萨特康普选编：《罗蒂和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2~143页。罗蒂与戴维森的观点当然存在很大差异，这里不详细论述。

④ 涂纪亮编译：《杜威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本质”。在罗蒂看来，杜威所批判的旁观者知识论是以真理符合论为核心的，这种真理符合论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其实，这种知识论预设了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那种世界之外的上帝之眼（God's eyes）能够穿过事物的表现直达事物的本质本身，这就是神目真理观。<sup>①</sup>这种神目真理观在普特南看来是一种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残余。尽管普特南和罗蒂之间有许多观点上的差异，但是在反对本质主义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在罗蒂看来，这种真理观其实容易导致一种虚假的区分，即一部分人能够抓住事物的本性，而另一部分人则无能为力，他们只能看到表象。能够抓住本质的人独占了真理，在真理意志的诱惑下，那些声称掌握真理的人具有了一种知识上的优势，并以这种知识上的优势要求一种排他性的社会权力。罗蒂在《作为反极权主义的实用主义》中甚至认为这种寻求世界原有唯一实在的做法是一种理智上的原罪。<sup>②</sup>与这种理智原罪相对的是一种民主的文化，其特点是，行为人之间一起寻求就什么信念将被保留并促进社会合作而达成的非强制性的协议。杜威曾经在《确定性的寻求》中指出了旁观者知识观的根源在于古代社会的实践分工——一部分从事理论工作，他们是休闲阶层；另一部分则从事具体的生产劳动，他们是劳动阶层。杜威认为：“劳动是人在需要的压迫下被迫去做的，而理智活动则是和闲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实践活动是不愉快的，人们便尽量把劳动放在奴隶和农奴身上。社会鄙视这个阶级，因而也鄙视这个阶级所从事的工作。”<sup>③</sup>理论沉思阶层认为自己抓住了世界的本质，从而获得知识上确定性的地位，而那些从事劳动的人则被变化、虚幻所欺骗。前者知识上的优势经常转化为政治功能上的优势。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知识论逻辑。

与这种知识观不同的是杜威提倡的参与者知识观。在杜威看来，我们与世界其实是融为一体，我们无法先验合法地把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独立地凸显、隔离出来，然后又想办法把主体和客体连接起来。杜威从他的经验自然主义出发，论述了“参与者的知识观”。这种知识论的核心思想是，既不从客体出发，也不从心灵出发，而是从有机体在“有疑问的情景”中采取的行动和

<sup>①</sup> 希拉里·普特南谈到两种哲学观点时指出：“这两种哲学观点之一，是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世界是由不依赖心灵之对象的某种确定的总和构成的。对‘世界的存在方式’，只有一个真实的、全面的描述。真理不外乎在语词或思想符号与外部事物和事物集之间的某种符合关系。这种观点我将其称为‘外在论’观点，因为它最推崇的是一种上帝的眼光。”《理性、真理和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sup>②</sup> 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希望》，张国清译，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sup>③</sup>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姿态出发思考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此时，杜威的有机体显然不是抽象的认知者，而是经过了一定社会交互过程的认知者。前者讨论的是哲学家的知识论问题，而后者则探究的是实质的知识发生问题。后者所说的认知者不是孤立的、什么都没有沾染的透明主体，其实，认知者本身包含了丰富的经验事件，这些经验事件构成了认知的态势。认知者本身承诺了他者，而认知的对象一直处在参与者的经验活动中。因此，杜威放弃了真理的传统理论，他提出了有根据的可断言理论。<sup>①</sup>这种真理理论具有一种鲜明的民主色彩。根据这种真理观，我们的认知始终伴随着不同的问题情境，在不同的问题情境中，我们提出的假设不断地在其行为后果中得到验证。这种持续不断的活动一直是开放性的、民主的。任何主张在被证实之前只是假设，即使得到经验证实的假设依然不能保有永恒真理的地位，它仍然面向未来，向新的经验事实开放。它时刻有可能被新的经验导致的新的假设所修正，甚至取代。如同法庭上的法官，不断地寻找新的证据，以求缝合众多的证据链条，敞开事情的真相。真相是不能完全被展示出来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被动地等待更多的证据出现而已。

这就是普特南所说杜威民主的知识论证明之要义。

除了民主的知识论证明外，杜威的民主理论同样可以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得到证明。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件事情是，在杜威眼中，民主首先不是一种政治安排，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表现为社会状态的民主，社会状态的民主表现为地位平等、机会平等。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是这种民主观的倡导者，杜威实际上继承了杰斐逊的民主传统。在美国民主的传统中，杰斐逊无疑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当杰斐逊代表当时的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的时候，他就拉开了美国社会民主的序幕。杰斐逊认为：“世界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集体都有自治的权利。他们的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个人通过独自一人的意志行使这种权利，集体通过多数的意志行使这种权利；因为多数裁定原则是每一个人类社会的自然法。”<sup>②</sup>杜威深受杰斐逊的影响。在一篇纪念杰斐逊的文章中，杜威说：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代表性的民主主义者。他提出在新英格兰各州的各个地方乡镇举行乡镇会议，这种乡镇民主能够让每一个公民享受自治的权利。<sup>③</sup>实质上，杜威之所以推崇杰斐逊式的民主，不仅是因为他幼时生活的地方佛蒙特州各个乡镇进行过大量的民主实践——这

<sup>①</sup> 杜威在一篇回应伯特兰·罗素的文章中，直接使用了这个词。参见 Dewey, LW14: 168。文章标题为：*Propositions, Warranted Assertibility, and Truth*。

<sup>②</sup> 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21页。

<sup>③</sup> Dewey, LW14: 217.

给少年杜威留下过深刻印象——而且他还从理论上阐述这种民主的可欲性和可行性。在杜威看来，庞大的社会（great society）应该转变为伟大的共同体（great community）<sup>①</sup>。伟大的共同体之中，所有公众都不应该按其智力水平、财产状况等要素划分为支配和被支配的群体。相反，这些潜力各不相同的个体或群体应该通过面对面的交往实践，包括咨询、会话、会议、客厅聚会等方式相互了解。在这种伟大共同体中，首先是排除经济条件优越的阶级在政治公共领域享有的特权。杜威在反对国家过多干涉私人生活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在需要国家帮助个体处理不能独自完成的事情上，杜威又是坚定的社群主义者。他眼中的个体首先是一个具有社会内容的公民，而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体，正是这种公民性使得他所倡导的创造性民主成为可能。民主的社会学证明的要点在于，个体之间不需要寻求个体之上的牵制力和强制力就能完成合作性的事业，没有任何个体具有未经委托的权力来治理公民自身。政治强制力在杜威看来势必导致共同体走向分裂，一旦人们的利益唯有按照零和博弈才能得到保证的时候，民主事实上就已经背离了自己的理想。

民主之所以被杜威推崇，还在于民主作为政体形式相对于其他政体更加能够得到道德上的辩护。我把这种意义上的辩护叫做民主的内在辩护，或者说价值辩护，它与民主的工具性辩护对应。所谓民主的工具性辩护，是当民主作为利益和权力调节手段时发挥的作用、带来的效果好于或大于其他的政治运作形式，譬如专制独裁或君主立宪。内在辩护不诉诸践行民主这种利益和权力调整形式所产生的结果上的优先性，而是强调民主作为目的本身具有的价值。部分原因是，民主承诺了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平等。这一点得到了罗伯特·达尔的支持。达尔认为，当我们从道德意义上看待政治形式的时候，我们将发现民主承诺的政治平等更加接近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律令<sup>②</sup>。民主对于专制和贵族统治的价值优势不仅体现在民主对政治平等的承诺上，它还意味着让每一个人的潜能得到发挥。民主的这一承诺实质是“公民自主”（citizen autonomous）。民主与专制最大的不同在于，民主承认每个人意志的自由，每个人的幸福不是在他者、贤者、圣人的帮助和支持下获得的，而是他自己努力争取的。在杜威看来，贤明的君主或者高贵的贵族虽然也能够帮助他治下的臣民、公民取得幸福

<sup>①</sup> Dewey, LW2: 327.

<sup>②</sup> 罗伯特·达尔认为，要求政治平等其实是一个道德判断，表达我们以为应该做的事情……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比别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内地既不低劣，也不优越。我们对待每个人，应该把他们当作在生命、自由、幸福和其他一些基本的物品和利益方面拥有同等的要求的人来看待。我把这个道德判断称为内在平等的原则。参看《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72 页。